

# 迪斯科公主之恋

朱玉琪 著  
黄河文艺  
出版社



图书馆

# 迪斯科公主之恋

朱玉琪 著  
黄河文艺  
出版社

I247.5  
766

031502



女子学院 0050151

## **迪斯科公主之恋**

朱玉琪著

责任编辑 顾仞九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75印张 231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7,500册

ISBN7-5400-0026-0/I·25

统一书号：10385·36 定价2.10元

# 序

阿 章

我认识朱玉琪同志是从稿件开始的。

1983年，我作为上海一家报纸创作版的主编，渴望在发表反映上海风情小说的同时，能发现上海的文学新人。这年6月，我收到了一篇万字左右的短篇小说《心泉，没有涸竭》。作者运用颇为熟练的技巧，描写一名失足青年自尊自爱，奋发向上，不甘再次堕落，并与恶势力抗争的故事。小说写得情真意切，颇具上海特色。不用说，读完这篇稿子，我是很高兴的，便写信约作者面谈，这位作者就是朱玉琪同志。

初次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朴实无华的青年，不善言辞，看来他的笔要比他的话更流畅、更能表达思想感情。通过这次接触，我才知道：他曾在外地发表过不少“科幻”作品和社会小说，他的笔锋早已磨利了。这以后，我们“以文会友”，经常就他的稿件交换意见，切磋琢磨。我发现，尽管他讷于言，但他思想敏锐，乐于倾听对他的作品的批评和建议，并能择善而从。

交往的次数多了，我对他的各方面也逐渐有所了解。他的童年是很不幸的：父母离异，他从小就茕茕孑立，尝尽人

世的艰辛。但是，逆境锻炼了人的意志。他自强不息，白天在房管部门工作，晚上刻苦自学，读完了业余大学中文专业。对于他所酷爱的文学，他更是废寝忘食地钻研。他那百折不挠、知难而进的毅力和精神，是令人感动的；而他对生活的憧憬，更奠定了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基石。据他说，在“十年内乱”时期，他备受欺凌，在悲愤之余，很想从书本中寻求人生的真谛，同时，也想拿起笔，自我呐喊和渲泄胸中的块垒。然而，在知识的洪荒时期，文坛上一片肃杀之气，他纵使心比天高也不能有所作为。

不妨认为：这一苦闷时期是朱玉琪同志的创作“沉思”时期，也是他积蓄创作爆发力的关键时期。一旦“四人帮”被粉碎了，强加于他的精神枷锁被解脱，他便满怀喜悦，高举双臂，敞开胸怀，迎接神州大地春天的到来，迎接新时期的到来！

他终于拿起了笔，用笔来表达语言无法描绘的内心激奋，用笔来讴歌光明，讴歌未来，讴歌崭新的人生，讴歌来之不易的新时期。

他孤凄一人，长期生活在上海老城厢地区的典型环境里，不妨认为，“与生俱来”的上海味融化在他的血液和灵魂中，因而，在他的笔下自然地流露出来的上海地方特色，便成了他的独到之处。他在上海的老城厢跟劳动人民厮守在一起，俯仰掂拾皆成了他的创作素材。热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他的创作力是极其旺盛的，这些年来，他的作品年年获得丰收，他从写短篇小说转而专写中、长篇小说，并在上海、广州、湖南等省市获得过各种文学奖。人们也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在数的积累中渐渐发生质的变化与提高。这部中篇

小说集可以说是他的创作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创作的新起点；是他不断求索而留下的足印；同时，也蕴藏着 he 独有的作品特色。

朱玉琪小说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真实性和客观性，能紧紧地贴近社会，写出当前时代的众生相。在《迪斯科公主之恋》里，描绘了一位走了红的音乐茶室的歌女叶莉莉和一位酷爱现代派绘画艺术的青年业余画家卢小石；《佛门不了情》则刻画了一位八十年代新僧侣一尘法师和一位具有强烈个性的女记者林云；《心之罪》里的文学触角又伸向了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中，写了一位玩弄权术的老教授张印亭、一位在学术上弄虚作假的数学博士沈耕庭和一群具有真知灼见的科学家；《三个女人和一个混血儿》发表时的原名叫《弃儿》，写的是一位大饭店的女翻译宋丹为抚养一个混血儿而受到世俗谴责的悲惨故事……

读朱玉琪的作品，人们不难发现作者笔下的人物几乎是包罗万象的：有歌女、画家、小和尚、女记者、翻译、药物学家、医生、经理、教授，当然也有流氓、暗娼、封建余孽和社会渣滓。

应该说，由于他笔下的人物群体，跟他朝暮相处，悲欢与共，因而他能流畅地写出当代人的心态和生态，也能写出他们昨天的恶梦和今日的沉思。

朱玉琪小说的第二个特点是作者以其敏锐性和深刻性，及时地反映出新时期里产生的新问题，并把它升华成艺术作品，从而挖掘出发人深省的主题。

收到这本集子里的《三个女人和一个混血儿》，就是一个明证。他写兴龙市，实际上是写上海的老城厢。城市开放

了，西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随同先进的科学技术涌入中国这块沉睡多年的古老土地。对前者应排斥，对后者应吸收，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意志薄弱者眼花缭乱了，一切都在他们眼前旋转了，爱情、家庭、道德、人生价值……在东西方意识形态互相激烈渗透和碰撞中，有人奋起抵制，也有人堕落沉沦。小说中的暗娼玲玲就是后者。作者用批判的笔调，沉痛地鞭笞了她，而对蒙受天大冤屈的小说女主人翁宋丹，作者则倾注了全部热情，描写她心灵深处每时每刻细微的颤抖、动摇、呐喊、愁闷、痛苦、抗争和觉悟。宋丹的每一篇日记都是用血和泪凝结而成的，也是中国妇女对封建残余意识的反抗和奋起。这篇小说特别提醒人们千万要注意：至今还沉淀在中国某些人们血液里的封建残余意识，一旦跟西方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相结合，其恶果是令人痛心疾首、惨不忍睹的。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小说的末尾告诫我们：人要超越自己是多么困难，更不要说一个民族要腾飞，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险途和艰难。

朱玉琪小说的第三个特点，也是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其情节性强，矛盾尖锐，小说节奏快。他特别善于从日常生活中选择素材，别出心裁地铺排故事情节，娓娓道来，既跌宕起伏，又不失高雅。他大胆地触及当前最敏感的问题和区域，但总以清新的笔法将读者引入他高尚的小说意境。

他的作品矛盾冲突激烈，富有情节，可读性强，很受读者欢迎。有人说，“纯文学”进入了文学殿堂，“通俗文学”则占领了文学广场。如果这话还有一些道理的话，朱玉琪的作品在占领“文学广场”的同时，又力图进入“文学殿堂”。看来他在努力寻找这两个方面的最佳结合部，从而也

在寻找他独特的创作道路。

这本集子里的《佛门不了情》也许是作者寻找“最佳结合部”的一个典型例子。小说写两个八十年代的小和尚情丝未泯的爱情故事，开局新颖、人物生动、场景恢宏、情节跌宕，几段有关人物性格的描写尤为动人。不言而喻，小说的确具有大众喜闻乐见的长处；然而，朱玉琪并不想哗众取宠，而是不断地探索人物的内心深处，挖掘这一生活领域的特色，和非同一般的主题思想。

为了写好这篇小说，作者努力深入生活，跟上海某古寺的方丈交上了朋友，跟另一寺院的小比丘促膝长谈……他在这篇小说里，写出了八十年代寺院不同于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出了八十年代小僧侣们种种心态和当前出家入空门的社会因素、历史因素。通过作品，作者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宗教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

在这本中篇小说集中，我比较欣赏他的中篇小说《迪斯科公主之恋》。小说原发表在上海大型文学刊物《连载小说》1987年第一期上。同朱玉琪固有的风格一样，作品的故事也相当吸引人，人物更是光彩夺目。他写一位红歌星与一位落魄业余青年画家之间摧人肺腑的爱情悲剧。但是掩卷沉思，我马上感到作者的用意并非如此简单，其实，他在写社会悲剧。他力图表达在这个大好的开放时期，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先进的和落后的、封建的和开放的、保守的和激奋的……这两种不平衡的心灵能结合吗？这两种大相径庭的世界观能浑为一体吗？作者是彷徨的，但也充满着期待。我们毫不夸张地说：作者通过小说，在跟整个时代进行了一场极有意义的对话，以探索中华民族的本质

和至今还残留下来的思想上的沉淀物。

朱玉琪的文笔流畅、明快，能较好地运用他所熟悉的上海地方语言。这种驾驭语言的能力，为他的作品写出上海的风情，和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合二而一，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

还应该指出，朱玉琪对作品颇善剪裁。他努力做到篇篇有不同的追求、不同的开局，甚至不同的叙述方式。例如：《佛门不了情》是第三人称笔法；《迪斯科公主之恋》则是第二、三人称笔法；《三个女人和一个混血儿》又不同了，采用第一、三人称的笔法，用日记和故事穿插着抒写；《心之罪》更是将事态的发展和心灵的呻吟交叉着进行……对这多种笔调，他运用得当，较好地表达了作品的主题和人物的内心冲突，而且给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

朱玉琪同志是一位勤于笔耕、锐意进取的中年作家。这些年来，他已发表了近200万字的作品，出版了七本集子。作为一个有才华、有个性、有追求的作家，应立志用自己的笔去描绘这个多彩的世界、这个突飞猛进的社会、这个日新月异的新时期。朱玉琪渴望描绘他最熟悉的上海老城厢地区的风土人情，写出上海味来。这种志气是值得嘉许和鼓励的。我们在衷心祝愿他不断进步、不断提高的同时，还衷心希望他更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进一步认识时代、感受生活；进一步开拓自己的生活源泉；进一步锤炼自己的文学语言和写作技巧；进一步学习名著佳作，写出更多更好更深的作品来！写出具有自己独特风格、不负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作品来！

1987年3月

# 目 录

## 附：内容简介

### ( 1 ) 序 阿章

### ( 1 ) 迪斯科公主之恋

音乐茶室的红歌星被大都市的歌迷们称为迪斯科公主。她热恋一位落魄的业余画家，虽然奉献出全部赤诚，可由于心态的不平衡，最终酿成了一曲摧人肺腑的悲剧。这是一杯令人心酸的苦酒，饮后余味不息。

### ( 109 ) 三个女人和一个混血儿

在东西方意识相碰撞的都市里，有人沉沦，有人奋起，有人死守一隅。某大饭店的女翻译为抚养一个混血儿蒙受了不白之冤。她愁闷、悲愤、抗争、呐喊，终于洗刷了各方面泼来的脏水。

### ( 219 ) 佛门不了情

八十年代的寺院是五光十色都市的一个角落。这里也有热烈的追求，迷茫的探索，有时也会燃起七情六欲之火，闪烁着刀光剑影。

### ( 293 ) 心之囍

事业和爱情是栖息在青年知识分子心底的一对小鸟，怎样才能双双腾飞？作品对丁蕴玉和沈耕庭以及一些老科学家们的心态，作了深刻而动人的描绘。

# 迪斯科公主之恋

人是一支芦苇，自然界最脆弱  
的芦苇。但是，却是一支会思想，  
能讴歌未来的芦苇

—— 题记

## 引 子

### 1 一幅孕育着一个悲凉故事的画

美国纽约博物馆，华丽、博大，是一座珍藏着许多名贵文物的古堡。那一幅幅至今仍震惊着世界的线条和色块，记载着各种流派艺术家们毕生追求的色彩语言，放射着各个时代的光华。

你——一个蜚声中外的青年画家，在一幅题名叫《心声》的油画前面久久地伫立着，一股无法控制的激情冲击着心脏，浑身如同即将爆发的火山，翻滚着热的浪涛，奔腾着火的激流。

画的下端用英、法、日、德、中文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卢小石（1952— ）

这是你的作品，是纽约博物馆以五十万美元的代价从你的手里收购来的，也是她——一个柔弱的女子，在你绝望的时刻，给了你生命的活力，给了你她所能给的全部爱。

可是，她呢，至今音讯杳无。然而，她的音容笑貌，却无处不在；一切，竟都和昨天一般地清晰。

## 第一章

### 2 深夜，有人惊呼：“叶塞尼亚来了”

夜还不很深，但飘着雪花。墨一样黑的天空凝滞而郁闷，四处充斥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寒慄。

她款款地走着，似乎还沉浸在刚才迪斯科疯狂的旋律里，沉浸在观众狂热的呼喊中：“迪斯科公主，莉莉！迪斯科公主，莉莉！”

公主，嘿嘿！她情不自禁地苦笑了。她不稀罕这种虚伪的空头衔，不喜欢周围充满着异性那种野兽般的目光；但她离不开振奋神经的音乐，离不开欢呼她成功的浪潮，离不开她心爱的歌唱艺术。

她没有乘车，她想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虽说寒流有些砭骨，但冷飕飕的空气竟像琼浆玉液浸润着她发烫的肺腑。突然，迎面走来两个马路混客，用极其轻薄下流的口吻，说：

“唷，小阿妹，打扮得好漂亮啊，陪老阿哥玩一下吧！”说着，嘻皮涎脸地拦住去路，抖着腿，一脸邪笑。

她刚从歌坛上下来，自然艳服浓妆，一件玫瑰红女衣呢

巴黎裙服式大衣披在肩上，里面露出水绿色高叠领K牌羊毛衫，和靛蓝色牛仔裤，足蹬最时新的羊皮高靴，耳朵上还闪着亮晶晶的水钻坠子，一头乌黑的长发瀑布似地披在肩上，身后，她留下了一股淡淡的幽香。这一身非同一般的打扮，难怪前面两个业余华侨像狼一样盯上了。

她镇静一下略微有些吃惊的心情，随即从小拎包里掏出一包“万包罗”外烟，说：“朋友，别误会，请抽一支。”

两个歹徒吃惊地盯住闪着金光的烟壳子，犹豫一下，才各抽一支。

她冷冷一笑，用海派的姿势将手指弹一下烟壳子，一支海绵头香烟立刻跳出五分之二，她用猩红的嘴唇轻轻地叼了出来，准备掏打火机。

这时，一个家伙立刻讨好地凑上打火机，说：“对不起，原来是老阿姐！对不起！”

她原本就会吸烟，此刻更像老枪一样地来个长龙吸水，并将废气连同满腔厌恶都喷到前面的鬼脸上。她故意装出满不在乎地样子，说：“做啥？不是想玩一玩吗？”

“误会，误会……”两个流氓点头哈腰地赔礼道歉。

她说：“不要吃错了药！现在是啥辰光，到处都有便衣警察。哼！”

吓退了流氓，她满意地笑了，又款款地踏上归途。她不怕歹徒。从她决定到金蟾舞台音乐茶室担任太平洋小乐队业余歌手起，她就遇到过不少这类事情。经验告诉她，越怕越倒霉，而越坦然、越海派就越可以逢凶化吉。试想，哪一个流氓敢碰母大虫的半根毫毛？

突然，前面一阵哄笑声撞进她的耳膜。出了什么事？她

急步上前，站在围观的人群后面朝里张望。

人群中极大多数都是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精力过剩的小伙子，他们七嘴八舌地用揶揄的口气议论：

“喂，你这是啥画？像幼儿园小朋友的蜡笔画，难看得要死！”

“你这种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画也可以出来卖，我们都可以做绘画大师了。”

“哼，这人有神经病。”

“你没听他说，那幅题为补袜老人的画，要卖三十元，真是在做白日梦。”

.....

她从拥挤的人头缝隙中打量卖画的人：他淳厚、朴素、清瘦，棱角分明的脸像海边经受波涛冲击的礁石，显得深沉而又冷静，黑森森的胡楂，似乎隐藏了全部的感情，粗而重的眉毛下，一双深邃的眼睛透出二十分的诚恳，那坦坦荡荡的眼神并不因为这种愚昧的嘲弄，而变得难堪和不安；相反，仍像持重的土地，无垠的蓝天，热爱着挂在围墙上的画。

她移目去观看那幅想卖三十元钱的画《补袜老人》：这些多彩的线条，头尾连贯，似乎一气呵成，整体感很强。画家大胆地用了变形的夸张手法，然而恰恰是这种奇特的处理，使得补袜老人极其动人的形象勾勒了出来——她低着头，坐在陈旧的弄堂旁边努力地走针引线，那饱经风霜的嘴角显得多么深沉有力，然而她又用微抬的眼神偷视一眼那熙熙攘攘的行人和喧闹繁杂的大街……

呵，太美了。她虽然驰骋在歌坛上，但对绘画从小有着

感情，因为她的父亲是中学的美术老师，可惜在十年内乱时期被迫害致死了。

她又巡视其余几幅画。那些颜色或者单独穿过画布，像蜘蛛丝似的清晰；或者纠缠扭结，像能量忽地大爆炸；或者是点的集合，内含着不可阻挡的动势。它们都在单独发光，发射来自画家心灵深处的圣光。

不难看出，卖画的他，非常疼爱自己的作品，用一种透明的塑料，将画仔细地覆盖着，并时不时翘起手指，轻轻地拂去落在上面的小雪花。

他和善地自言自语：“贵么？不贵不贵。乱七八糟的丝绒画也要卖十五元哩！我这些画，是精神观念的最高表现，是规矩和自由之间均衡的化身，是用色块和线条来解剖人生。”

然而，围观者爆发出毫不掩饰的讥笑：“你在讲梦话吧！”

“……你还是回去继续解剖自己的瘦骨头吧！”

他用嘴巴里呵出的热气暖着发僵的手指，宽厚地笑了笑，解嘲地嗟喟：“你们不懂，嘿嘿，真的不懂！”

“不懂？”一个小青年不服气地指着胸脯，大言不惭地说，“谁肯出钱买这种蠢画，我每一幅贴五元钱！”

“哈哈哈哈哈……”众人哄笑起来。

她气不过，高声应道：“我肯买！”她风风火火地挤进人群，大大咧咧地挥挥手，宣布：“这儿一共六幅画，我都要了。那位仁兄，你就给我三张大团结吧！”

“这……”那位仁兄懵住了。他一方面被她美貌所惊倒，另一方面被出其不意的事态变化所噎住。

她快活地挤挤眼，大声咋唬：“磨蹭点啥？快，拿来！”

那个小青年好久才回过神来，大叫一声：“不得了，叶塞尼亚来了，叶塞尼亚来了！”说着，身子一缩，溜出了人群，风也似地逃遁了。

她对着逃窜的黑影，用男子汉骂人的语调，高嚷：“哼，狗，臭货！哈哈哈哈……”

她转身一本正经地对卖画人挥挥手，说：“我可说话算数，这些画我全部买了。”

他惊喜地连连应承着，双眼闪着感激的光芒。

“不过，”她说，“钱不够，随我回去拿，怎么样？”

他说：“你就少买几幅吧。买一幅也行。”

“不，跟我走。我的家就在不远的前面。”说完，她竟不容置否地动手帮他收拾完画，并风度十足地瞟了一下还没有从诧异中清醒过来的人群，摆动着臀部，在前面领路了。

她没有将他领向家中，而朝灯火阑珊处拔腿。

雪大了起来，还是那么轻盈、湿润、冰凉。

街灯拉长了两条平行的身影……

### 3 在咖啡馆里寻觅失落的梦

雪，大片大片，飘在你的脸上。

你挟着六幅画，犹同揽着六个宝贝儿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尾随着她。你难以相信，前边妖冶的女子居然是个知音，居然是肯一掷千金的大顾主。你低着头，默默追视着那双娇小的羊皮高靴，心里不免升起欣喜、狐疑和一时辨别不出的

滋味。

忽然，她停住步子，粲然一笑地问：“太冷了，想不想到咖啡馆去喝杯咖啡，暖一暖身子？”

前面，正是闪出五颜六色霓虹灯的蓝翎咖啡馆，一家二十四小时都恭候大驾的个体户西餐厅。

你不想进去。

你不想跟这种妖冶风骚的摩登女郎有任何瓜葛，似乎她们犹如一张张害人的罗网，一个个置人死地的陷阱。你调换着冻得发麻的脚，粗声粗气地问：“你跟我寻开心？”显然口气里有着明显的反感和愤慨。

“不！”她闪着真诚的目光，“我有点冷。真的。”

“你的家在哪儿？”你扭过脸，没好气地追问。

“前面就到。我只是很冷……”她痛苦地皱了一下眉宇，“对不起，真的。”

你困惑地朝那张被霓虹灯染得一会儿红一会儿绿的脸，审视片刻，不无愠怒地说：“好吧，我等在门外。”

“那怎么行呢？”她在屋檐下蹀躞着，说，“如果你怀疑我的诚意，如果你以为我是下流的夜生活姑娘，如果你感到我要在你身上骗取些什么，那末，”她停顿了一下，用炯炯的目光严肃地望着你，“你就走吧！”

话说得十分干脆，你却没有勇气拔腿。

生活像一只硕大无比的磐石压得你透不过气来。为了生存、为了艺求、为了这张嘴巴，你必须卖掉手中的画，哪怕一幅也行，更何况，她肯付出一百八十元，相当于自己九个月的生活费啊！

唉，这种女人真叫人头痛！那种死认真死任性的劲儿，